



軍事作戰

DOI:10.29683/AFOB.202504_(241).0004

軍改後中共空軍組織結構變革之研究

空軍中校 莊捷

提

要

隨著2016年底所謂的「脖子以上」指揮體制改革的結束，2017年後，開啓了一系列「脖子以下」組織結構（軍級職別以下）改革。儘管眾所周知，其重點是將作戰與戰術單位從傳統的「師級－團級」更改為「旅級」建制；然而，有關解放軍聯合作戰訓練伴隨「旅級化」進程的更詳細資訊在大陸境外的文獻中不太容易獲得。考慮到此過渡時期發生的重大變化，並考慮到習近平在二十大上制定的目標，以及近期我國在面對共機擾臺嚴重威脅的趨勢下，可以說現在是評估軍改後中共空軍組織結構變革目前進展的最佳時機。

基於上述的問題意識，本研究首先探討習近平推動軍改後，基地－旅戰役方向組織結構的轉變。其次，說明中共空軍兵種單位與專業部隊在軍改進程中的變化。最後，針對中共空軍組織結構的功能進行評估，透過上述這些討論，具體說明中共空軍在未來衝突中如何發揮主要作用，以及對我國空軍威脅的性質，作為未來建軍備戰的參考方向。

關鍵詞：中共軍改、中共空軍、組織結構、基地－旅、綜合保障。

壹、前言

中共解放軍自1927年以遊擊隊形式起步以來，已經取得大幅成長。在現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的領導下，過去幾年發生前所未有的變化。如果說 2015 年底，各國最初對習近平能否推動解放軍最新一輪的軍事改革存有疑慮，那麼迄今



為止的事態發展已經見證這位領導人的轉變。^{〔註1〕}習近平推動軍改後，中共中央軍委員會打破了解放軍內部既得利益團體的僵局。解放軍「脖子以上」指揮體制(軍級職別以上)改革，於2015年9月首次宣布，包括前軍委四總部改組為15個職能部門，^{〔註2〕}七大軍區改制為五大戰區，^{〔註3〕}以及成立陸軍總部、火箭軍、與戰略支援部隊等軍種建制，^{〔註4〕}不僅傳統的軍區制成為歷史，甚至指揮體制也發生本質性的變化。

儘管對中共武裝力量正在發生的變化不乏關注與學術分析，但中共軍改過程的一個關鍵方面是正在進行式，即實現解放軍轉型總體目標，提升聯合作戰能力。^{〔註5〕}隨著2016年底所謂的「脖子以上」指揮體制改革的結束，2017年後，開啟了一系列「脖子以下」組織結構(軍級職別以下)改革。儘管眾所周知，其重點是將作戰與戰術單位從傳統的「師級－團級」更改為「旅級」建制；然而，有關解放軍聯合作戰訓練伴隨「旅級化」進程的更詳細資訊在大陸境外的文獻中不太容易獲得。考慮到此過渡時期發生的重大變化，並考慮到習近平在二十大上制定的目標，^{〔註6〕}以及近期我國在面對共機擾臺嚴重威脅的趨勢下，可以說現在是評估軍改後中共空軍組織結構變革目前進展的最佳時機。

基於上述的問題意識，本研究首先探討習近平推動軍改後，基地－旅戰役方向組織結構的轉變。其次，說明中共空軍兵種單位與專業部隊在軍改進程中的變化。最後，針對中共空軍組織結構的功能進行評估，透過上述這些討論，具體說明中共空軍在未來衝突中如何發揮主要作用，以及對我國空軍威脅的性質，作為未來建軍備戰的參考方向。

貳、基地－旅戰役方向的組織結構

一、指揮所改制基地現況

註1 James Char,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in its Tenth Decade: Assessing 'Below the Neck' Reforms in China's Military Modernization,"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44, Issue 2, March 2021, pp.141-148.

註2 〈中央軍委機關改為十五個職能部門〉，《人民網》，2016年1月12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112/c70731-28039781.html>>(檢索日期：2023年5月1日)

註3 〈“五大戰區”亮相，軍改重頭戲開場〉，《新華網》，2016年2月2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2/02/c_128693715.htm>(檢索日期：2023年5月1日)

註4 〈陸軍領導機構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成立大會在京舉行〉，《新華網》，2016年1月1日，<http://www.xinhuanet.com/mil/2016-01/01/c_128588494.htm>(檢索日期：2022年5月1日)

註5 閻嘉琪，〈軍改這一年：立足打勝仗 實現強軍夢〉，《人民網》，2016年11月26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n1/2016/1126/c1011-28897392.html>>(檢索日期：2023年5月1日)

註6 〈習近平在視察軍委聯合作戰指揮中心時強調 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精神 全面加強練兵備戰〉，《人民網》，2022年11月8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n1/2022/1108/c1024-32561677.html>>(檢索日期：2023年5月1日)



2017年中共空軍進下「脖子以下」組織結構(軍級職別以下)，也就是基地一旅的改革。事實上在2011年11月開始，中共空軍就已取消4個航空兵師，將航空師所屬14個航空兵團提升為航空兵旅，並分別納編上海、南寧、烏魯木齊、大連等4個「基地」單位(副軍級職級別)。這4個基地由原本分屬南京、廣州、蘭州、瀋陽等軍區空軍現有的指揮所(副軍或正師職級別)改編為試驗基地單位。^{〔註7〕}這項工程在停滯一段時間後，直到2017年在習近平軍改的推動下，才又重新啟動。

中共空軍五大戰區空軍現有11個「基地」單位(副軍級職級別)，分別為上海、福州、南寧、昆明、拉薩、蘭州、烏魯木齊、大連、濟南、大同，以及武漢等基地。各大戰區平均組建2座基地，西部戰區因與印度地緣政治衝突組建3座基地，^{〔註8〕}各基地由航空旅、防空旅、以及雷達旅組成。11座基地主要由3個來源組成，第一，上海、南寧、烏魯木齊、大連等4個示範基地，在軍改後保留番號。第二，前蘭州、濟南軍區空軍降編為蘭州基地、濟南基地。第三，福州、昆明、拉薩、大同、武漢等前指揮所改編，11座基地共同組成各戰區空軍戰役作戰指揮機關。

2003年至2011年間經編制調整後，中共空軍約有13個指揮所(副軍或正師級職級別)，分別為上海、福州、漳州、南寧、昆明、拉薩、烏魯木齊、和田、長春、大連、大同、西安、武漢等指揮所。^{〔註9〕}軍改後，上海、福州、南寧、昆明、拉薩、烏魯木齊、大連、大同、武漢等指揮所分別改建為基地外，^{〔註10〕}中共空軍仍保留漳州、和田、長春、西安等指揮所，並隸屬各戰區。除漳州、西安指揮所狀況不明，^{〔註11〕}另2個指揮所目前仍部署航空旅(團)級等單位，和田指揮所可能負責偵察搜索任務、^{〔註12〕}長春指揮所可能負責聯合作戰任務。^{〔註13〕}

註7 Kevin Pollpeter, Ken W. Allen, PLA as Organization v2.0 (Montgomery, A.L.: China Aerospace Studies Institute, 2018), pp. 12–78.

註8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2023 (London: Routledge, 2023), pp. 242–245.

註9 Kenneth W. Allen,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the PLA AF,” in Richard P. Hallion, Roger Cliff, Phillip C. Saunders, ed., The Chinese Air Force: Evolving Concepts, Roles, and Capabilitie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95–132.

註10 「…待芝山書院建設上馬後，後續我們也將協助你們與空軍漳州指揮所協商..」。〈關於市十六屆人大二次會議第0004號建議辦理情況的複函〉，《漳州市人民政府》，2018年5月30日，<<http://www.zhangzhou.gov.cn/cms/html/zsrmzf/2018-05-30/1957681757.html>>(檢索日期：2023年9月15日)

註11 「由中部戰區空軍參謀部組織的華池通用機場空域協調會在西安鹹陽召開。中部戰區、空軍西安指揮所、...」。〈華池通用機場空域協調會在西安鹹陽召開〉，《慶陽市人民政府》，2017年1月10日，<<http://www.zhangzhou.gov.cn/cms/html/zsrmzf/2018-05-30/1957681757.html>>(檢索日期：2023年9月15日)

註12 從解放軍報導內容推測，和田指揮所部署航空團建制單位。周曉媚、曹傳彪，〈戰機起目標落官兵獲嘉獎〉，《解放軍報》，2017年1月4日，版8。



二、合成基地—旅的轉型

基地—旅的轉型主要集中在戰鬥機(含戰轟機)部隊，中共空軍將戰鬥機航空師全面改編為航空旅，並隸屬於戰區空軍各基地。軍改後，3個轟炸機師、3個特種機師、3個運輸機師，仍保留師級—團級建制，鑒於上述這些部隊屬於戰略層級，依然直屬空軍總部或各戰區空軍。^{【註14】}

儘管如此，這些部隊似乎也正轉向旅級建制改編，2017年部分特種、運輸機師下轄的特種機、運輸機團，改編為6個「運輸搜救旅(團)」，分別直屬於空軍總部、五大戰區空軍。

2018年間，至少有2個轟炸機團級單位也轉向旅級單位改編，中部戰區空軍空36轟炸機師空106團改編空106旅後，直屬中部戰區空軍。^{【註15】}空106旅部署轟6N轟炸機，具有空中加油與核武能力，^{【註16】}曾於2019年10月1日，在中共成立70周年國慶閱兵閱兵式首次公開。^{【註17】}另一為南部戰區空軍空8轟炸機師機空23團改編空23旅，直屬南部戰區空軍，部署約30架轟油6加油機。^{【註18】}

戰區空軍各基地所屬戰鬥機航空旅由高空、中空、低空等多機型編組，在各戰區轟炸機、特種機、運輸機團等多機型的編組下，形成「遠程進攻體系」與「國土防空體系」的合成航空兵旅。各體系可依不同程度的機種組合混編機群，例如行遠程打擊型、前沿打擊型、預警偵察型、要點防禦型或防空反導型等多級化型態空軍，符合現代化戰略空軍的作戰模式與需求。

綜合上述，2017年「脖子以下」軍改下，中共空軍組織結構的基本特徵是，旅不轄團、團不轄旅。航空旅單位除轟炸機、特種機、運輸機等航空旅直屬空軍總部、戰區空軍外，所有的戰鬥機航空旅只隸屬基地或指揮所，而不隸屬空軍總部，且所有航空旅下級單位只有航空大隊，沒有任何航空團；航空師級單位，只部署轟炸機、特種機、運輸機等機種，沒有任何戰鬥機，且直屬戰區空軍，不隸屬任何基地或指揮所，且下級單位只有航空團，沒有任何航空旅。^{【註19】}

註13 從解放軍報導內容推測，長春指揮所部署航空旅建制單位。李建文，〈北部戰區空軍某指揮所與陸軍某集團軍共同組織演習空地協同打通聯合指揮鏈路〉，《解放軍報》，2021年1月31日，版2。

註14 西部戰區所屬運輸搜救部隊為團級單位，其餘各戰區為旅級單位。〈抗震一線黨旗紅〉，《解放軍報》，2022年9月10日，版2。

註15 Kenneth W. Allen, PLA Air Force: Bomber Force Organization (Montgomery, A.L.: China Aerospace Studies Institute, 2022), pp.5-19.

註16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Defense,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20, pp. 91-92.

註17 李建文，〈戰神出擊勢若雷霆〉，《解放軍報》，2019年10月2日，版41。

註18 Kenneth W. Allen, PLA Air Force: Bomber Force Organization, pp.5-19.

註19 Scramble Dutch Aviation Society, "China Air Force," Scramble, 2022, <<https://www.scramble.nl/planning/orbats/china/china-air-force#ZH07109>>(Accessed: 2022/9/15)



三、綜合保障基地的建設

「綜合保障基地」是為各機種、機型提供機場維護、飛機維修、後勤補給、氣象分析、航空運輸等提供綜合後勤補給的場域，前曾述及，是中共空軍7大戰略目標之一。在過去歷次重大變革中，皆因後勤補給重疊、維修能力不足、機務設備限制、飛行地勤對立等問題而導致綜合保障變革的失敗，在解決舊矛盾，又產生新矛盾下，充分反映出中共空軍綜合保障體系的搖擺不定。^{【註20】}

在討論前需要特別說明，此處「基地」指是提供航空兵部隊駐紮、常態訓練或作戰指揮、物資倉儲、飛機維修的地域、機構、設施的統稱。^{【註21】}換言之，廣義的基地指的是機構設施統稱，狹義的基地指的是副軍職級別的建制單位，隸屬各戰區空軍。中共空軍基地，依據建制等級、規模大小、功能用途區分，空防基地、^{【註22】}指揮所、^{【註23】}訓練基地、場站、綜合倉庫、倉庫、機場、維修廠、機械廠、飛機儲存中心等機構。^{【註24】}根據統計，中共空軍約有近200處基地，其中東部、南部戰區約39處基地將對臺灣造成影響與壓力，可以容納約1,000架各型戰機，其中400架執行以前的防禦任務，另600架執行進攻任務，每天至少可以執行1000架次飛行任務。^{【註25】}

中共空軍後勤補給體系以場站為主體，是戰機的管理單位，依保障能力、任務性質、規模大小等，而有不同建制等級（正團或副團職級別）。2004年開始中共空軍推動「場站基地化」，將原本一個場站只有單一機場、單一跑道、保障單一機型、遂行單一任務，轉型為同時提供多機型維護的「綜合保障基地」。^{【註26】}2007年，解放軍頒布《全面建設現代後勤綱要》，^{【註27】}中共空軍依據指導方針下規劃出四大基地體系，分別為「綜合保障基地」、「多機型保障基地」、「基本任務保障基地」，以及「備用保障基地」等4種不同等級的綜合保障基地。「多機型保障基地」，是要求場站除提供多機型維護的功能外，

註20 紀榮、孟慶龍，《中國空軍百年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頁92-102。

註21 中國空軍百科全書編審委員會，《中國空軍百科全書上卷》（北京：航空工業出版社，2005年），頁236。

註22 上海、福州、南寧、昆明、拉薩、蘭州、烏魯木齊、大連、濟南、大同、以及武漢等基地。〈警報聲響起！空軍某空防基地體係對抗就此拉開〉，《中國軍網》，2020年1月17日，〈http://www.81.cn/kj/2020-01/17/content_9719519.htm〉（檢索日期：2022年9月15日）

註23 漳州、和田、長春、西安等指揮所。

註24 Scramble Dutch Aviation Society, "China Air Force."

註25 Eric Heginbotham, The U.S.-China Military Scorecard: Forces, Geography, and the Evolving Balance of Power, 1996 - 2017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2015), pp. 133-151.

註26 〈空軍以綜合保障基地建設牽引後勤改革〉，《軍工網》，2012年4月12日，〈<http://m.chinajungong.com/Guofang/200911/8349.html>〉（檢索日期：2022年9月15日）

註27 〈經胡錦濤批准中央軍委頒發全面建設現代後勤綱要〉，《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2007年12月24日，〈http://www.gov.cn/jrzq/2007-12/24/content_842409.htm〉（檢索日期：2022年9月15日）



必須具備多機型空中作戰的指揮、控制、訓練等功能。因此進行許多資訊化建設，將各種作戰、通信、情報、後勤、維護等功能連接為指揮中心的構聯系統，而後2類基地體系主要是發揮補充作用。【註28】

2012年主要場站基本上完成綜合保障基地轉型，隸屬航空師或航空旅，每個場站原則上駐紮一個航空旅或團，具有完備的指揮構聯、後勤裝備、石油儲備、雙跑道等建設、能保障雙跑道機場，大機群、多機型、高密度、跨晝夜起降，可同時為12架多機型戰機，進行綜合保障工作。【註29】由於每個場站的補給裝備配置不同，這種一對一的依附關係，只針對所屬的航空部隊提供服務，對於換防轉場或異地駐訓等任務的航空部隊帶來許多困擾。殲16戰鬥機與蘇30戰鬥機的料件肯定不相同，因此須自行攜帶種類複雜、體積龐大、數量極多的人力、物資等，例如最基本的油泵車都要自行準備，運輸時間耗費成本效率低。【註30】這個問題不僅發生在異種機，也發生在同型機，因為每個綜合保障基地沒有多餘的料件可以提供。換言之，一旦航空部隊離開所屬場站，已無任何作戰能量可言。

為適應現代化戰略空軍發展需要，軍改後中共空軍在綜合保障基地的基礎下，進一步推動「零伴隨保障」或「剪尾巴」保障模式的改革。【註31】中共空軍將航空部隊與場站分開，每個場站強化綜合保障能力，不再是針對所屬機型的裝備、器材、彈藥、料件、油料等物資進行支援，而是為中共空軍所有的機型提供完整的物資支援，而且同時提供多個航空部隊作戰行動的綜合保障。【註32】各航空旅(師)在場站統一後勤補給作業下，多機型戰機一批接著一批進行換防轉場或異地駐訓等任務，與此同時減少人力資源、提高航空部隊機動性作戰能力，達到全國部署、全疆到達、全域反應的空中力量，成為名副其實的綜合保障基地。

參、中共空軍兵種單位與專業部隊

一、航空兵

註28 Edmund J. Burke, Astrid Stuth Cevallos, Mark R. Cozad, Timothy R. Heath, Assessing the Training and Operational Proficiency of China's Aerospace Forces, pp. 63-84.

註29 〈空軍在首個雙跑道機場舉行演練 12種機型高密度起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2014年4月22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n/2014/0422/c1011-24925165.html>〉(檢索日期：2022年9月15日)

註30 〈問空軍：剪掉保障“尾巴”是怎樣一種體驗？〉，《中國軍網》，2019年11月6日，〈http://www.81.cn/kj/2020-01/17/content_9719519.htm〉(檢索日期：2022年9月15日)

註31 同上。

註32 黃家心、宋宇飛，〈空軍某場站開展應急機動保障演練 錘煉無依託野戰保障硬功〉，《解放軍報》，2021年1月18日，版2。



中共空軍成立於1949年11月，全盛時期達50個航空師，約150個航空團，^{【註33】}發展成為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空軍之一，擁有約5,000多架戰機。^{【註34】}在高度重視現代化空軍的建設與發展需求下，20世紀初將許多老舊過時的戰機汰除，歷經幾次整編改革，軍改後取消航空師，將數個航空團、場站整併為航空旅，廢除部分航空團，或直接提升為航空旅。中共空軍航空兵現有編制82個航空旅、26個航空團，總計2,566架戰機(如附錄)：^{【註35】}

戰鬥機部隊(含戰轟機部隊)：約50個航空旅，以第五代戰機(中共稱第四代戰機)為骨幹、第四代戰機(中共稱第三代戰機)為主體，^{【註36】}裝備殲7、8、10、11、16、20戰鬥機、蘇27、30、35戰鬥機，以及殲轟7戰轟機等10個型號系列的戰鬥機(含戰轟機)，共計1,748架。首先，在第四代戰機部分，數量最多的是殲10系列戰鬥機565架，部署12個航空旅；其次為殲11系列戰鬥機225架，部署7個航空旅；殲16戰鬥機250架，部署6個航空旅；俄製蘇30戰鬥機73架，部署3個航空旅、蘇35戰鬥機24架，與蘇30共同部署1個航空旅，蘇27戰鬥機32架與殲11共同部署5個航空旅。殲20戰鬥機是中共空軍目前最尖銳的第五代戰機，陸續已接收150架，^{【註37】}推測仍有部分處於性能試驗、裝備研發等階段，實際列裝約140架，部署5個航空旅。再次，仍舊存在一些第三代戰機(中共稱第二代戰機)，作為替補戰力，殲7戰鬥機289架，目前部署11個航空旅，正逐步被殲10、16取代、殲8戰鬥機數量更少僅存30架，部署1個航空旅。^{【註38】}

中共空軍第四代戰機在總數上佔70至80%比例，第五代戰機則約12%，儘管殲20戰鬥機，具有最強大的空中力量，由於生產量能的限制，短期內尚無法完全取代第三、四代戰機。隨著中共空軍對自行研發、設計能力的提高，對俄製戰機的依賴正逐步下降，並逐步取代傳統老舊的第三代戰機。最後，殲轟7戰轟機120架，部署5個航空旅。

註33 〈中國空軍領導序列〉，《中國空軍網》，2012年4月4日，<<http://www.plaaf.net/Air-Force-Deploy/>>(檢索日期：2023年9月15日)

註34 Kenneth W. Allen, "PLA Air Force, 1949-2002: Overview and Lessons Learned," in Laurie Burkitt, Andrew Scobell, Larry M. Wortzel, ed., *The Lessons of History: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t 75* (Carlisle, P.A.: U.S. Army War College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2003), pp.89-156.

註35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2023*, pp. 242-245.

註36 〈中國空軍公佈建設強大現代化空軍路線圖〉，《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2018年11月11日，<http://www.mod.gov.cn/topnews/2018-11/11/content_4829196.htm>(檢索日期：2023年9月15日)

註37 Sakshi Tiwari, "Chinese J-20 Meets US F-35 Stealth Fighter Jet For The First Time; Top US Air Force Official Describes The Encounter," *The EurAsian Times*, March 17, 2022, <<https://eurasianimes.com/chinese-j-20-meets-us-f-35-stealth-fighter-jet-for-the-first-time/>>(Accessed: 2022/9/15)

註38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2023*, pp. 242-245.



中共空軍戰鬥機(含戰轟機)共計1,748架，每個戰區空軍下轄7至12個數量不等的航空旅，每個航空旅戰鬥機數量，沒有明確的統一標準，因此每個航空旅下轄約24至32架戰機，下轄3至5個飛行大隊；每個飛行大隊約7至10架戰鬥機，下轄2至3個飛行中隊；每個飛行中隊約3至5架戰鬥機。^{【註39】}中共空軍在以航空旅為基本作戰單位的前提下，推測各戰區航空旅戰機規模數量最高可達32架。

轟炸機部隊：7個航空團隸屬3個航空師、2個獨立航空旅，裝備轟6轟炸機系列(含加油機)，轟6K轟炸機100架、轟6N轟炸機4架、轟6H/M轟炸機60架，以及轟油6加油機10架，轟炸機(含加油機)共計186架，分屬東部、南部、中部等戰區。^{【註40】}

特種機部隊：8個航空團隸屬3個航空師，裝備運8電戰機系列14架、運9電戰機系列5架、殲16D電戰機12架、圖154電戰機4架、殲偵8偵察機系列48架、空警200預警機4架、空警500預警機20架、空警2000預警機4架，以及各類型指揮機5架，特種機共計116架，各師分屬東部、南部、北部等戰區。^{【註41】}

運輸機部隊(含運輸搜救部隊)：9個航空團隸屬3個航空師，主要裝備運20運輸機20架、圖154運輸機50架等重型運輸機，運8運輸機30架、運9運輸機30架等中型運輸機，其他各類型輕型運輸機，以及伊爾78加油機3架與運油20加油機8架，共計292架，西部戰區下轄1個師、中部戰區下轄2個師。5個運輸搜救旅、1個運輸搜救團，裝備運5、7、8、9運輸機，以及各型直升機，分屬空軍總部與各戰區。^{【註42】}

其他航空部隊：無人機部隊2個航空旅、1個航空團，直升機部隊1個航空團；訓練部隊23個飛訓旅，分屬戰區各基地、航空大學或各航空學院。^{【註43】}

二、空降兵

2017年4月，中共空軍空降軍(正軍職級別)廢除3個空降師建制單位，廢除其中3個空降團，^{【註44】}將6個空降團提升為空降旅，^{【註45】}其中3個摩托化旅，

註39 Brendan S. Mulvaney, Ken W. Allen, PLA Aerospace Power: A Primer on Trends in China's Military Air, Space, and Missile Forces (Montgomery, A.L.: China Aerospace Studies Institute, 2022), pp.10–37; Lawrence S. Trevethan, Brigadization of the PLA Air Force, pp. 18–26.

註40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2023, pp. 242–245.

註41 Ibid.

註42 Ibid.

註43 Ibid.

註44 Cristina L. Garafola, “China Maritime Report No. 19: The PLA Airborne Corps in a Joint Island Landing Campaign.”

註45 魏兵、蔣龍，〈我空降兵部隊向合成化體系化轉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2022年8月4日，<http://



2個機械化旅，1個突擊化旅。另組建特戰旅（前軍直特種大隊）、支援旅（前通信團、工兵分隊、化學分隊合併）、運輸旅（前直升機大隊）。中共空軍空降兵隸屬空軍總部，現有編制9個空降合成旅，各旅下轄4個合成營，包含摩托化、機械化、突擊化、砲兵、偵察、探路、運輸、戰鬥支援、勤務支援等合成營。【註46】

三、防空兵

中共空軍防空部隊，軍改前分別由高射炮兵與地空導彈兵組成，在各軍區共有1個防空師下轄3個防空團、16個防空旅、16個防空團，【註47】軍改後將數個獨立防空團整併為防空旅，或直接提升為防空旅。現有編制約1個防空師下轄3個防空團，24個防空旅，各旅下轄防空營，各營下轄防空連，區分固定連、機動連。防空兵各旅（師），由防空飛彈、預警雷達、技術支援等單位組成，裝備紅旗2、6、7、9、12、22，以及S300、400等862套遠程、中程、近程飛彈系列。【註48】東部、南部、西部、北部戰區空軍各基地部署3至7個防空旅，中部戰區具有衛戍首都北京的主要力量，大同基地部署唯一的防空師，4個防空旅、武漢基地部署3個防空旅。【註49】

四、雷達兵

中共軍空軍雷達部隊，基本上可以區分3種類型。第一種類型位於機場，主要用於空中交通管制與塔臺指引飛行員目標方向。【註50】第二種類型包括位於中國大陸邊境的關鍵地區的中遠端探測雷達，這些雷達大多位於高山上。【註51】第三種類型包括位於中國大陸沿海的超視距雷達，用於戰略預警。【註52】軍改前中共空軍有高達覆蓋全國的53個雷達團，軍改後廢除雷達團，將數個雷達團整併為雷達旅，或直接提升為雷達旅，現在雷達旅控制著更多的雷達，覆蓋更廣泛的地理區域，【註53】形成城中央、山之巔、海之濱的覆蓋格局。戰區

www.mod.gov.cn/power/2022-08/04/content_4917307.htm> (檢索日期：2023年9月15日)

註46 李建文、蔣龍，〈空降兵加速轉型邁向“合成飛行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2020年6月9日，<http://www.mod.gov.cn/power/2022-08/04/content_4917307.htm> (檢索日期：2023年9月15日)

註47 Bonny Lin, Cristina L. Garafola, Training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ir Force Surface-to-Air Missile (SAM) Forces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2016), pp. 3-7.

註48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2023, pp. 242-245.

註49 Ibid.

註50 谷文苑，〈軍民合力建設拉薩貢嘎國際機場推動西藏經濟社會發展紀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2021年8月24日，<http://www.mod.gov.cn/mobilization/2021-08/24/content_4892841.htm?yikikata=df5f3a83-dfd066f51413f201242bc782ab5b5d17> (檢索日期：2023年9月15日)

註51 〈南部戰區空軍雷達某旅高山雷達站組織榮譽儀式〉，《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2022年2月9日，<http://www.mod.gov.cn/big5/power/2022-02/09/content_4904559.htm> (檢索日期：2023年9月15日)

註52 Brendan S. Mulvaney, Ken W. Allen, PLA Aerospace Power: A Primer on Trends in China's Military Air, Space, and Missile Forces, pp.10-37.

註53 Mark Stokes, "China's Air Defense Identification System: The Role of PLA Air Surveillance," Project 2049



空軍各基地至少部署1至2個雷達旅，負責戰役方向的空域區域監視，管理、蒐集、傳輸空域情資，雷達旅下轄數個雷達營，每雷達營平均約25個雷達站（連），每個雷達站操作約2至3座雷達。^{【註54】}按任務不同，區分大型中心雷達站，大、中、小型警戒雷達站，大、中、小型引導雷達站，大、中、小型航空管制雷達站；還有機動雷達站、隱蔽雷達站等。^{【註55】}

五、專業部隊

除上述4個兵種外，中共空軍還包含電子、通信等專業單位，作為各兵種的戰鬥支援部隊。電子部隊負責實施電子對抗偵察、提共電子對抗情報，爭取電磁控制權，^{【註56】}根據《2008年中國的國防》顯示，電子部隊應有旅級、團級，以及營級等組織結構。^{【註57】}通信部隊是中共空軍空中作戰體系的中樞，負責空地通信、航空導航、指揮管制等通信構聯，根據解放軍報導推測，通信部隊應有旅級、營級，以及連級等組織結構。^{【註58】}

肆、中共空軍組織結構的功能評估

組織結構的類型可以區分5種基本特質，水平化程度、垂直化程度、集中化程度、整合化程度，以及標準化程度，藉由這5種基本特質來評估中共空軍的組織結構。水平化程度是指在組織內建立不同的角色，以及這些角色如何在組織結構的各個層級上被劃分為部門或單位。水平化的基本原則是，每個角色都對應一套專門任務的相關行為，這些行為可以由各個角色完成，而這些角色應該根據共同的特徵，如功能、武器、目標或區域，被歸入各個部門與單位。垂直化程度指的是不同層級的組織結構中，管理者的角色是如何區分。垂直化的基本原則是，組織應具有確保有效控制其經營所需的最少層級數。集中化程度是指決策權保留給最高層的管理者而不是賦予組織低層級管理者的程度。過度集

Institute, May 5, 2014, <https://project2049.net/wp-content/uploads/2018/06/Stokes_China_Air_Defense_Identification_System_PLA_Air_Surveillance.pdf>(Accessed: 2022/9/15)

註54 Roger Cliff, John F. Fei, Jeff Hagen, Elizabeth Hague, Eric Heginbotham, John Stillion, Shaking the Heavens and Splitting the Earth Chinese Air Force Employment Concepts in the 21st Century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2011), pp.22-23.

註55 劉貫玉，〈雷達站 藍天神眼〉，《中國空軍網》，2012年12月10日，<http://kj.81.cn/content/2012-12/10/content_5134317.htm>(檢索日期：2023年9月15日)

註56 〈空軍電子對抗兵〉，《中國軍網》，2015年8月6日，<http://www.81.cn/kj/2015-08/06/content_6617061.htm>(檢索日期：2023年9月15日)

註57 〈2008年中國的國防〉，《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

註58 〈空軍資訊通信某旅開展實戰化訓練〉，《中國軍網》，2022年6月24日，<https://www.81.cn/kj/2022-06/24/content_10166109.htm>(檢索日期：2023年9月15日)



中可能會導致決策緩慢以及無法應對新出現的機遇或挑戰。過度的權力下放則可能導致較低層級的管理者做出不適當的決策，他們對自己的決策如何影響組織的其他部分缺乏瞭解，可能使計劃與協調變得困難。整合化程度指的是，依據任務需求將組織內不同專業、層級的人員組成臨時或永久的編組，進行必要的溝通、協調，以及聯繫，來解決各層次結構的問題。整合程度是需要時間成本的，這增加組織內各層級成員溝通、協調的時間，而成為一種負擔，過度整合可能會造成不必要的浪費。標準化程度指的是組織所有人員，其行為準據是否符合組織內成文或不成文的規範程度，而非純粹基於特定個人的判斷。^{【註59】}

一、水準化程度

軍改後，中共空軍組織結構的水準化程度沒有明顯變化，依然由航空兵、空降兵、防空兵、雷達兵，電子部隊、通信部隊等4個兵種與專業部隊組成。航空兵分為戰鬥機(含戰轟機)、轟炸機、特種機、運輸機、無人機、直升機，以及教練機等合成化部隊形成多級化航空部隊共存的型態。東部、南部、西部、北部戰區主要全面配備第四代、第五代戰機，中部戰區空軍則配備第三、第四代戰機。空降兵轉型為摩托化、機械化、突擊化等空中輪甲合成化部隊；防空兵分為紅旗系列、S系列等第三代、第四代飛彈裝備，形成遠空、高空、中空、近空，以及低空的全疆防空部隊。雷達兵分為機場、高山、沿海等雷達，已由最初的區域性雷達情報網，現今已全面構建覆蓋遠空、中空、近空的全疆域戰略預警體系。

二、垂直化程度

從中共2013年、2019國防白皮書中，可以發現軍改前、後中共空軍組織結構垂直化程度的明顯差異。軍改前，中共空軍由軍區、空軍總部、軍區空軍、指揮所、航空師、航空團等5層級6單位的組織結構組成，以航空團為基本作戰單位。軍改後，在師不轄旅，旅不轄團的原則下，轉變為空軍總部、戰區空軍、基地、航空旅等3層級4單位的組織結構，並以航空旅為基本作戰單位，重心就是實現基地－旅的垂直組織結構。

由於解放軍獨特的職級別軍事編制，中共空軍組織在實際運作過程中產生許多衝突問題。^{【註60】}軍改前航空團與場站為平行單位皆隸屬於航空師。軍改後，其角色重新分配，數個航空團、場站整併為航空旅，廢除部分航空團或直

註59 Roger Cliff, *China's Military Power: Assessing Current and Future Capabilities*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37-59.

註60 林虎主編，《空軍史》(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頁89-101。



接提升為航空旅，而航空部隊與場站關係，由「團、站協調」，轉變為「旅、站隸屬」。^{【註61】}

轟炸機師、特種機師、運輸機師屬於戰略層級，仍維持師級－團級建制隸屬戰區而非隸屬基地。綜合上述，在基地－旅簡化部隊層級、減少組織數量的結構轉型下，顯示實質性的改進，呈現扁平化、集中化態勢，同時提高與其他軍種間聯合作戰的效能，更適應攻防兼備的現代化空軍。

三、集中化程度

軍改前，中共空軍航空師級－團級建制，屬於「分散部署型」的組織結構，將各團兵力分配在各地域，為典型的國土防空型空軍，本質上偏戰術思維，為適應空天一體、攻防兼備的戰略空軍轉型，這種戰術思維其實已不符合時宜。軍改後，中共空軍將以往航空師各單一航空團龐大僵硬的組織結構，改編為基地－旅，屬於「集中部署型」的組織結構。

基地－旅在規模上不及師級－團級建制，但在行動上更具機動靈活的優勢，以往師級－團級的組織結構局限於單純性、簡單化的戰術任務，在轉型為基地－旅建制後，所屬戰鬥機(含戰轟機)由高空、中空、低空等多機型混編組合，以及各戰區轟炸機、特種機、運輸機團等多機型的編組下，能進行更多元性、複雜化的戰略或戰術任務。

中共空軍提高集中化程度後，其空中力量重心，呈現北和、東拒、南抗、西擴、中樞的戰略態勢，戰鬥機各航空旅分屬五大戰區，呈現東部、南部戰區偏重的網狀格局；轟炸機各師(旅)分屬東部、南部、中部等戰區，呈現正三角形格局；特種機各師(旅)分屬東部、南部、北部等戰區，呈向箭頭向右三角形格局；運輸機各師分屬西部、中部等戰區，呈現重心由中心朝向西部擴張的格局。兵力結構突顯出中共空軍的戰略重心，主要聚焦於西太平洋區域。

四、整合化程度

指揮所與基地的差異在於，前者側重作戰指揮，只負責單一師(團)的機型與任務進行指揮，部分亦不建制領導部隊，無法將各機型有效整合指揮，本質上還是傳統的國土防空概念。因此，軍改前，協同訓練必須透過空軍總部或軍區空軍來執行，組織結構狹隘過於僵硬。^{【註62】}後者職能更加全方位，主要由航空旅(多機型)、防空旅、以及雷達旅等組織結構組成，構建體系完整、要素

註61 楊進、曹傳彪，〈西部戰區空軍某基地20餘項創新機制與改革調整配套對接 確保新體制釋放巨大活力〉，《解放軍報》，2017年6月16日，版2。

註62 中國空軍百科全書編審委員會，《中國空軍百科全書上卷》，頁223。



融合、職能明確的作戰體系，也是軍改過程中，最重要的結構性變化。

航空師改編航空旅為基本作戰單位，主要目的是將各機種、機型的航空部隊組織為一個作戰單元，由基地對同一作戰單元進行不同的指揮作戰或戰術訓練，或將不同類型的作戰單元整合模塊化。基地視任務需要，對作戰單元進行不同機種、機型的補充，呈現小型化、扁平化的合成作戰能力，在提高指揮效率下，發揮各作戰單元快速機動能力與聯合作戰水準。^{【註63】}

此外，中共空軍整合各場站後，綜合保障、多機型、基本任務，以及備用等4種不同等級的綜合保障基地，可對全部機種、機型提供物資支援，並同時提供多個航空部隊的綜合保障。

五、標準化程度

在軍隊國家化的規範下，軍隊是一個有高效能運作的有機體，呈現水準化、高度整合化，以及低度標準化，能將決策權將下放給組織中的各級指揮官，允許他們有更大的獨立決策空間。顯然受到「軍委管總、戰區主戰、軍種主建」，以及傳統黨委、政委的指揮體制束縛，註定中共空軍甚至整個解放軍是高度標準化的組織結構。

為堅持黨絕對領導，以及解放軍絕對服從，決策權下放在整個解放軍包括中共空軍在內，是不可能會出現的情況，因為不僅需要改變組織結構，還需要改變解放軍的政治文化。高度標準化的組織結構，導致中共空軍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在軍事行動中具有齒輪般連動運作的一致性與可預測性。在平時遵循一套標準化的程式，似乎可以成為一種組織間協調整合最有效的機制。

然而，中共空軍有近40年沒有參與任何一場現代化戰爭或任何一場武裝衝突，因此在戰時這樣具有不可預測、不穩定、充滿變數的操作環境中，高度標準化對解放軍存在著許多不確定性的風險。

伍、結論

2015年底、2016年初，在習近平軍改推動下，解放軍開始自1952年以來的第11次改革，也是近30年來最重大的改革。與現代西方各國相似，中共有一個結構龐大的國家安全體系，解放軍受到各種組織、安全結構與準軍事部隊(如武警、海警等)的支持。軍改主要的驅動目標之一，就在於提升解放軍聯合作戰的效能。中共意識到在當今世界贏得戰爭的關鍵，不只要擁有一支現代化的軍隊，還須具備將

註63 〈南部戰區空軍某基地充分發揮新體制練兵備戰聚合效應〉，《解放軍報》，2017年11月26日，版2。



所有部隊凝聚整合在一起的能力。要具體實現聯合作戰的驅動力，包含指揮體制之間的協同作用，以及所屬單組織結構的裝備與技術能力，這標誌著一個漫長且富有挑戰性的過程。

軍改對中共空軍最重要的意義在於，許多的重大轉變是由2004年空天一體、攻防兼備的戰略驅動下，以加速達成戰略轉型的目標。2016年「脖子以上」，以及2017年「脖子以下」軍改過程中，中共空軍的指揮體制與組織結構主有3個變化。首先，配合東部、南部、西部、北部，以及中部等五大戰區的建立，將北京、瀋陽、濟南、南京、廣州、成都，以及蘭州等軍區空軍（副戰區職級別），改制為東部、南部、西部、北部，以及中部等5個戰區空軍。其次，組建上海、福州、南寧、昆明、拉薩、蘭州、烏魯木齊、大連、濟南、大同，以及武漢等11座基地（副軍職級別），保留漳州、和田、長春、西安等3座指揮所（副軍或正師級職級別）。最後，中共空軍主由航空兵、空降兵、防空兵、雷達兵4大兵種，以及電子部隊、通信部隊等專業部隊組成，軍改後各兵種將數個團級單位整併為旅級單位，廢除部分團級單位，或直接提升為旅級單位。航空旅、防空旅、以及雷達旅共同隸屬各戰區空軍基地，換言之，中共空軍從傳統的「師級－團級」建制，轉型為「基地－旅」建制，以旅級為基本作戰單位。

顯而易見，相對西方先進國家來說，軍改後解放軍還需要覆蓋更多領域而努力，中共軍事戰略指導方針，雖已明確描述解放軍在21世紀作戰的方式，但解放軍是否有這樣的能力執行，理論與現實存在多少的距離，令人存疑。畢竟解放軍已數十年沒有經歷過一場現代化的戰爭或是衝突，要評估習近平軍改後中共空軍聯合作戰能力的效率，這方面仍然存在很多關鍵的不確定性。

中共空軍正持續建設資訊化條件下的空天力量結構，提高戰略預警、空中打擊、防空反導、信息對抗、空降作戰、戰略投送，以及綜合保障等能力，朝向攻防兼備的現代化戰略空軍。面對中共空軍戰力逐漸取得質量的優勢下，兩岸軍事平衡持續向中共傾斜，我空軍應嚴加正視此日趨險峻之問題，縝密思考如何強化我國防空武力及反制能力。此外，若發生戰爭或衝突時，在指揮體制與組織結構的運作過程中，上述這些能力是否能經得起考驗，亦對中共空軍產生什麼樣的廣泛作用，隨著聯合作戰效能的提升，中共對我國威脅又將發揮什麼樣的程度影響，都值得後續觀察研究。



附錄 中共空軍航空兵「基地－旅」編制序列概況表

中共空軍航空兵「基地－旅」編制序列概況表		
空軍總部		
單位番號	機種類型	隸屬單位
空 151 旅	攻擊 2 無人機	飛行試驗訓練基地
空 170 旅	殲 9、10 戰鬥機	飛行試驗訓練基地
空 171 旅	殲 10、11 戰鬥機	飛行試驗訓練基地
空 172 旅	殲 16、20、蘇 30 戰鬥機、教 10 教練機	飛行試驗訓練基地
空 173 旅	教 8、9 教練機	飛行試驗訓練基地
空 177 旅	殲 10、11 戰鬥機	飛行試驗訓練基地
空 65 旅	特種機（推測）	試驗訓練基地
空 67 旅	戰鬥機（推測）	試驗訓練基地
空 66 旅	戰鬥機（推測）	試驗訓練基地
空 175 旅	殲 10、11 戰鬥機、運 8 運輸機、直升機	試驗訓練基地
空 176 旅	殲 10、11、20 戰鬥機	試驗訓練基地
空 178 旅	攻擊 2、無偵 7、雲影（代號）、神鵬（代號）無人機	試驗訓練基地
運輸搜救旅	運 5、7 運輸機、各型直升機	
飛訓 1 團	初教 6、教 8、殲教 7 教練機、運 5 運輸機	航空大學
飛訓 2 團	初教 6、教 8、殲教 7 教練機	航空大學
飛訓 3 團	初教 6 教練機	航空大學
飛訓 4 團	教 8、9、10 教練機	航空大學
東部戰區空軍		
單位番號	機種類型	隸屬單位
空 7 旅	殲 16 戰鬥機	上海基地
空 8 旅	殲 20 戰鬥機	上海基地
空 9 旅	殲 20 戰鬥機	上海基地
空 78 旅	殲 16 戰鬥機	上海基地
空 83 旅	殲轟 7 戰轟機	上海基地
空 84 旅	殲轟 7 戰轟機	上海基地
空 86 旅	殲 7 戰鬥機	上海基地
空 93 旅	殲 8 戰鬥機	上海基地
（飛訓旅）	殲 7 戰鬥機、教 7 教練機	上海基地
空 25 旅	殲 10 戰鬥機	福州基地
空 40 旅	殲 16 戰鬥機	福州基地
空 41 旅	殲 11、蘇 27 戰鬥機	福州基地
空 42 旅	殲 7 戰鬥機	福州基地
空 85 旅	蘇 30 戰鬥機	福州基地
空 28 團	轟 6 轟炸機	第 10 轟炸機師
空 29 團	轟 6 轟炸機	第 10 轟炸機師

軍改後中共空軍組織結構變革之研究



空 30 團	轟 6 轟炸機、無偵 8 無人機	第 10 轟炸機師
空 76 團	運 8 電戰機、空警 500 預警機	第 26 特種機師
空 77 團	運 8 電戰機、空警 200、2000 預警機	第 26 特種機師
空 95 旅	殲 11 戰鬥機	
(特種機旅)	殲偵 8 偵察機	
空 180 旅	殲 6 無人機	
第 1 無人機團	不詳	
第 2 無人機團	無搜 5、7 無人機	
運輸搜救旅	運 5、7 運輸機、各型直升機	
南部戰區空軍		
單位番號	機種類型	隸屬單位
空 4 旅	殲 11、蘇 27 戰鬥機	南寧基地
空 5 旅	殲 20 戰鬥機	南寧基地
空 6 旅	殲 16、蘇 30、35 戰鬥機	南寧基地
空 26 旅	殲 10、16 戰鬥機	南寧基地
空 27 旅	殲 10 戰鬥機	南寧基地
空 52 旅	殲 7 戰鬥機	南寧基地
空 54 旅	蘇 30 戰鬥機	南寧基地
空 124 旅	殲 10 戰鬥機	南寧基地
空 125 旅	戰鬥機 (推測)	南寧基地
空 126 旅	殲轟 7 戰轟機	南寧基地
空 130 旅	殲 10 戰鬥機	昆明基地
空 131 旅	殲 10 戰鬥機	昆明基地
(飛訓旅)	教 7 教練機	昆明基地
空 22 團	轟 6 轟炸機	第 8 轟炸機師
空 24 團	轟 6 轟炸機	第 8 轟炸機師
空 58 團	運 8 電戰機	第 20 特種機師
空 59 團	運 8 電戰機	第 20 特種機師
空 60 團	殲偵 8 偵察機	第 20 特種機師
空 132 旅	殲 7 戰鬥機	
空 23 旅	轟油 6 加油機	
(無人攻擊旅)	殲 6 無人機	
無人機團	攻擊 2 無人機	
運輸搜救旅	運 7、9 運輸機、各型直升機	
(直升機團)	各型直升機	香港駐軍
西部戰區空軍		
單位番號	機種類型	隸屬單位
空 16 旅	殲 11、蘇 27 戰鬥機	蘭州基地
空 18 旅	殲 11 戰鬥機	蘭州基地
空 96 旅	殲 7 戰鬥機	蘭州基地



空 97 旅	殲 7、殲 20 戰鬥機（推測）	蘭州基地
空 98 旅	殲 11、16、蘇 27 戰鬥機	蘭州基地
空 99 旅	殲 16 戰鬥機	烏魯木齊基地
空 109 旅	殲 11 戰鬥機	烏魯木齊基地
空 110 旅	殲轟 7 戰轟機	烏魯木齊基地
空 111 旅	殲 20 戰鬥機	烏魯木齊基地
空 112 旅	殲 8 戰鬥機（推測）	烏魯木齊基地
空 10 團	運 9 運輸機	第 4 運輸機師
空 11 團	運 9 運輸機	第 4 運輸機師
空 12 團	運 20 運輸機	第 4 運輸機師
（特種機旅）	空警 500 預警機	
（無人機團）	彩虹 5、無搜 5 無人機	
運輸搜救團	運 5、7 運輸機、各型直升機	
飛訓 1 旅	殲 11 戰鬥機、運 7 運輸機、各型直升機	西安飛行學院
飛訓 2 旅	殲 7 戰鬥機、教 9 教練機	西安飛行學院
飛訓 3 旅	教練機（推測）	西安飛行學院
飛訓 4 旅	教 8 教練機	西安飛行學院
飛訓 5 旅	運 7、8、安 24 運輸機、轟運教 7 教練機	西安飛行學院
北部戰區空軍		
單位番號	機種類型	隸屬單位
空 1 旅	殲 20 戰鬥機	大連基地
空 2 旅	殲 10 戰鬥機	大連基地
空 3 旅	殲 16 戰鬥機	大連基地
空 31 旅	殲轟 7 戰轟機	大連基地
（飛訓旅）	教 7 教練機	大連基地
空 63 旅	殲 7 戰鬥機	大連基地
空 88 旅	殲 7 戰鬥機	大連基地
空 89 旅	殲 11、10 戰鬥機	大連基地
空 90 旅	殲 7 戰鬥機（推測）	大連基地
空 91 旅	殲 7 戰鬥機	大連基地
空 15 旅	殲轟 7 戰轟機	濟南基地
空 34 旅	殲 7、10 戰鬥機	濟南基地
空 35 旅	戰鬥機（推測）	濟南基地
空 36 旅	殲 10 戰鬥機	濟南基地
空 44 旅	殲 7 戰鬥機	濟南基地
空 57 旅	殲 11、蘇 27 戰鬥機	濟南基地
空 61 旅	殲 10 戰鬥機	濟南基地
空 46 團	殲偵 8 偵察機	第 16 特種機師
空 47 團	運 8 電戰機	第 16 特種機師
空 48 團	無偵 7 無人機	第 16 特種機師



空 33 旅	殲 7 戰鬥機 (推測)	
運輸搜救旅	運 5、7、9 運輸機、各型直升機	
飛訓 1 旅	初教 6、教 9 教練機、運 5 運輸機	哈爾濱飛行學院
飛訓 2 旅	轟 6 轟炸機、運 7 運輸機、轟運教 7 教練機	哈爾濱飛行學院
飛訓 3 旅	教 8、9 教練機	哈爾濱飛行學院
飛訓 4 旅	教 8、10 教練機	哈爾濱飛行學院
飛訓 5 旅	教 8 教練機	哈爾濱飛行學院
中部戰區空軍		
單位番號	機種類型	隸屬單位
空 19 旅	殲 11 戰鬥機	大同基地
空 21 旅	殲 7 戰鬥機	大同基地
(航空旅)	殲 7 戰鬥機	大同基地
(航空旅)	殲 7 戰鬥機	大同基地
空 43 旅	殲 10 戰鬥機	大同基地
空 45 旅 (推測)	殲 10 戰鬥機	大同基地
空 57 旅 (推測)	殲 10 戰鬥機	大同基地
空 53 旅	殲 7 戰鬥機	武漢基地
空 55 旅	殲 11、蘇 27 戰鬥機	武漢基地
空 56 旅	殲 20 戰鬥機	武漢基地
空 70 旅	殲 10 戰鬥機	武漢基地
空 71 旅	殲 7 戰鬥機	武漢基地
空 72 旅	殲 10 戰鬥機	武漢基地
(飛訓旅)	殲 7 戰鬥機、教 7 教練機	武漢基地
空 107 團	轟 6 轟炸機	第 36 轟炸機師
空 108 團	轟 6 轟炸機	第 36 轟炸機師
空 37 團	運 8、運 20 運輸機	第 13 運輸機師
空 38 團	伊爾 76、78 運輸機	第 13 運輸機師
空 39 旅	伊爾 76 運輸機	第 13 運輸機師
空 100 團	各型客運機	第 34 運輸機師
空 101 團 (推測)	運 7 運輸機	第 34 運輸機師
空 102 團	圖 154 電戰機、各型客運機、各型直升機	第 34 運輸機師
(直升機團)	各型直升機	第 34 運輸機師
空 106 旅	轟 6 轟炸機	
運輸搜救旅	運 5、7、8、9 運輸機、各型直升機	
(航測團)	運 8、12 測量機、安 30 測量機	
飛訓 1 旅	教 10 教練機	石家莊飛行學院
飛訓 2 旅	殲 10 戰鬥機	石家莊飛行學院
飛訓 3 旅	教 8 教練機	石家莊飛行學院
飛訓 4 旅	殲教 7、教 8、9 教練機	石家莊飛行學院



說明：

- 1.本表製作以美國國防部英國國際戰略研究所（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IISS）《2023年軍力平衡報告》（The Military Balance 2023）、^{【註64】}中國航空航天研究所（China Aerospace Studies Institute, CASI）《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70年軍制紀要》（70 Years of the PLA Air Force）、^{【註65】}《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旅級化之研究》（Brigadization of the PLA Air Force）、〈龍翼：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的戰略〉（The Dragon's Wing: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ir Force's Strategy）等著作為主，^{【註66】}以美國軍事觀察（Military Watch）、^{【註67】}荷蘭航空協會（Dutch Aviation Society）等權威網站為輔，^{【註68】}廣泛綜合統計，旨求其周延。
- 2.中共戰機同系列機種會因應用領域的不同或裝備性能的改裝，衍生多款不同的機型。為便於識別，同系列功能類型之機種以常見型號統稱，同系列不同功能類型機種另註明之。
- 3.上述資訊皆由公開資料整理獲取，部分旅（團）級單位、機種部署，可能有來源確認及資料蒐集不全之問題，以合理推測瞭解中共空軍航空兵概況。

作者簡介

莊捷

學歷：畢業於政治作戰學校專93年班，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政治系碩士班102年班、國防大學空軍指揮參謀學院104年班、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政治系博士班112年班；經歷：曾任排長、輔導長、新聞官、政參官等職務，目前任職國防部空軍司令部防空旅政戰處長，研究領域為國際關係、中共軍事研；現職：國防部空軍司令部防空旅政戰處長。

註64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2023 (London: Routledge, 2023), pp. 242–245.

註65 Kenneth W. Allen, Cristina L. Garafola, 70 Years of the PLA Air Force (Montgomery, A.L: China Aerospace Studies Institute, 2021), pp.111–160.

註66 Xiaobing Li, “The Dragon’s Wing: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ir Force’s Strategy,” Air University, August 1, 2022, <<https://www.airuniversity.af.edu/JIPA/Display/Article/3111108/the-dragons-wing-the-peoples-liberation-army-air-forces-strategy/>>(Accessed: 2022/9/15)

註67 “Seven Chinese Air Brigades Now Deploy J–20 Stealth Fighters: Where Are They and Why Were They Chosen?,” Military Watch, March 22, 2022, <<https://militarywatchmagazine.com/article/seven-chinese-air-brigades-now-deploy-j-20-stealth-fighters-where-are-they-and-why-were-they-chosen/>>(Accessed: 2022/9/15)

註68 Scramble Dutch Aviation Society, “China Air Force,” Scramble, 2022, <<https://www.scramble.nl/planning/orbats/china/china-air-force#ZH07109>>(Accessed: 2022/9/15)